

文 學 叢 刊

故 事 新 編

魯 迅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故 事 新 編

魯 迅

序言

這一本很小的集子，從開手寫起到編成，經過的日子却可以算得很長久了：足足有十三年。

第一篇「補天」——原先題作「不周山」——還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寫成的。那時的意見，是想從古代和現代都採取題材，來做短篇小說，「不周山」便是取了「女媧煉石補天」的神話，動手試作的第一篇。首先，是很認真的，雖然也不過取了弗羅特說，來解釋創造——人和文學的——的緣起。不記得怎麼一來，中途停了筆，去看日報了，不幸正看見了誰——現在忘記了名字——的對於汪靜之君的「蕙的風」的批評，他說要含淚哀求，請青年不要再寫這樣的文字。這可憐的陰險使我感到滑稽，當再寫小說時，就無論如何，止不住有一個古衣冠的小丈夫，在女媧

的兩腿之間出現了。這就是從認真陷入了油滑的開端。油滑是創作的大敵，我對於自己很不滿。

我決計不再寫這樣的小說，當編印「吶喊」時，便將它附在卷末，算是一個開始，也就是一個收場。

這時我們的批評家戚仿吾先生正在創造社門口的「靈魂的冒險」的旗子底下掄板斧。他以「庸俗」的罪名，幾斧砍殺了「吶喊」，只推「不周山」為佳作，——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。坦白的說罷，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，而且還輕視了這位勇士的原因。我是不薄「庸俗」也自甘「庸俗」的；對於歷史小說，則以為博考文獻，言必有據者，縱使有人譏為「教授小說」，其實是很難組織之作，至於只取一點因由，隨意點染，鋪成一篇，倒無需怎樣的手腕；況且「如魚飲水，冷暖自知」，用庸俗的話來說，就是「自家有病自家知」罷。「不周山」的後半是很草率的，決不能稱為佳作。倘使讀者相信了這冒險家的話，一定自誤，而我也成了誤人，於是當「吶

喊」印行第二版時，即將這一篇刪除；向這位「魂靈」回敬了當頭一棒——我的集子裏，只剩下「庸俗」在跋扈了。

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，一個人住在廈門的石屋裏，對着大海，翻着古書，四近無生人氣，心裏空空洞洞。而北京的未名社，却不絕的來信，催促雜誌的文章。這時我不願意想到目前；於是回憶在心裏出土了，寫了十篇「朝華夕拾」，並且仍舊拾取古代的傳說之類，預備足成八則「故事新編」。但剛寫了「奔月」和「鑄劍」——發表的那時題爲「眉間尺」——，我便奔向廣州，這事就又完全擱起了。後來雖然偶爾得到一點題材，作一段速寫，却一向不加整理。

現在才總算編成了一本書。其中也還是速寫居多，不足稱爲「文學概論」之所謂小說。敘事有時也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，有時却不過信口開河。而且因爲自己的對於古人，不及對於今人的誠敬，所以仍不免時有油滑之處。過了十三年，依然並無長進，看起來真也是「無非不周山之流」；不過並沒有將古人寫得更死，却也許暫

時還有存在的餘地的罷。

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

魯迅

目 錄

補天	一
奔月	一七
理水	三七
采薇	六三
鑄劍	九三
出關	一二三
非攻	一四一
起死	一六一

補天

一

女媧忽然醒來了。

伊似乎是從夢中驚醒的，然而已經記不清做了什麼夢；只是很懊惱，覺得有什麼不足，又覺得有什麼太多了。煽動的和風，溫暾的將伊的氣力吹得瀰漫在宇宙裏。

伊揉一揉自己的眼睛。

粉紅的天空中，曲曲折折的漂着許多條石綠色的浮雲，星便在那後面忽明忽滅的睜眼。天邊的血紅的雲彩裏有一個光芒四射的太陽，如流動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；那一邊，却是一個生鐵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。然而伊並不理會誰是下

去，和誰是上來。

地上都嫩綠了，便是不很換葉的松柏也顯得格外的嬌嫩。桃紅和青白色的斗大的雜花，在眼前還分明，到遠處可就成為斑斕的烟靄了。

「唉，我從來沒有這樣的無聊過！」伊想着，猛然間站立起來了，擎上那非常圓滿而精力洋溢的臂膊，向天打一個欠伸，天空便突然失了色，化為神異的肉紅，暫時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處所。

伊在這肉紅色的天地間走到海邊，全身的曲線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裏，直到身中央纔濃成一段純白。波濤都驚異，起伏得很有秩序了，然而浪花濺在伊身上。這純白的影子在海裏動搖，彷彿全體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。但伊自己並沒有見，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，伸手掬起帶水的軟泥來，同時又揉捏幾回，便有一個和自己差不多的小東西在兩手裏。

「阿，阿！」伊固然以為是自己做的，但也疑心這東西就白薯似的原在泥土裏，

禁不住很詫異了。

然而這詫異使伊喜歡，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繼續着伊的事業，呼吸吹噓着，汗混和着……

『Ngal ngai』那些小東西可是叫起來了。

『阿，阿！』伊又喫了驚，覺得全身的毛孔中無不有什麼東西飛散，於是地上便罩滿了乳白色的煙雲，伊纔定了神，那些小東西也住了口。

『Akon, Agoni』有些東西向伊說。

『阿，阿，可愛的寶貝。』伊看定他們，伸出帶着泥土的手指去撥他肥白的臉。

『Uvu, Ahahai』他們笑了。這是伊第一回在天地間看見的笑，於是自己也第一回笑得合不上嘴唇來。

伊一面撫弄他們，一面還是做，被做的都在伊的身邊打圈，但他們漸漸的走得遠，說得多了，伊也漸漸的懂不得，只覺得耳朵邊滿是嘈雜的嚷，嚷得頗有些頭昏。

伊在長久的歡喜中，早已帶着疲乏了。幾乎吹完了呼吸，流完了汗，而況又頭昏，兩眼便蒙朧起來，兩頰也漸漸的發了熱，自己覺得無所謂了，而且不耐煩。然而伊還是照舊的不歇手，不自覺的只是做。

終於，腰腿的酸痛逼得伊站立起來，倚在一座較為光滑的高山上，仰面一看，滿天是魚鱗樣的白雲，下面則是黑壓壓的濃綠。伊自己也不知道怎樣，總覺得左右不如意了，便焦躁的伸出手去，信手一拉，拔起一株從山上長到天邊的紫藤，一房一房的剛開着大不可言的紫花，伊一揮，那藤便橫搭在地面上，遍地散滿了半紫半白的花瓣。

伊接着一擺手，紫藤便在泥和水裏一翻身，同時也濺出拌着水的泥土來，待到落在地上，就成了許多伊先前做過了一般的小東西，只是大半獸頭獸腦，獐頭鼠目的有些討厭。然而伊不暇理會這等事了，單是有趣而且煩躁，夾着惡作劇的將手只是掄，愈掄愈飛速了，那藤便拖泥帶水的在地上滾，像一條給沸水燙傷了的赤練蛇。

泥點也就暴雨似的從藤身上飛濺開來，還在空中便成了哇哇地啼哭的小東西，爬來爬去的撒得滿地。

伊近於失神了，更其掄，但是不獨腰腿痛，連兩條臂膊也都乏了力，伊於是不由的蹲下身子去，將頭靠着高山，頭髮漆黑的搭在山頂上，喘息一回之後，歎一口氣，兩眼就合上了。紫藤從伊的手裏落了下來，也困頓不堪似的懶洋洋的躺在地面上。

二

轟!!!

在這天崩地塌價的聲音中，女媧猛然醒來，同時也就向東南方直溜下去了。伊伸了脚想踏住，然而什麼也踏不到，連忙一舒臂揪住了山峯，這纔沒有再向下滑的形勢。

但伊又覺得水和沙石都從背後向伊頭上和身邊滾潑過去了，略一回頭，便灌

了一口和兩耳朵的水，伊趕緊低了頭，又只見地面不住的動搖。幸而這動搖也似乎平靜下去了，伊向後一移，坐穩了身子，這纔挪出手來拭去額角上和眼睛邊的水，細看是怎樣的情形。

情形很不清楚，遍地是瀑布般的流水；大概是海裏罷，有幾處更站起很尖的波浪來。伊只得呆呆的等着。

可是終於大平靜了，大波不過高如從前的山，像是陸地的處所便露出稜稜的石骨。伊正向海上看，只見幾座山奔流過來，一面又在波浪堆裏打旋子。伊恐怕那些山碰了自己的腳，便伸手將他們撮住，望那山坳裏，還伏着許多未曾見過的東西。

伊將手一縮，拉近山來仔細的看，只見那些東西旁邊的地上吐得很狼藉，似乎是金玉的粉末，又夾雜些嚼碎的松柏葉和魚肉。他們也慢慢的陸續擡起頭來了，女媧圓睜了眼睛，好容易纔省悟到這便是自己先前所做的小東西，只是怪模怪樣的已經都用什麼包了身子，有幾個還在臉的下半截長着雪白的毛毛了，雖然被海水

粘得像一片尖尖的白楊葉。

「阿，阿！」伊詫異而且害怕的叫，皮膚上都起粟，就像觸着一支毛刺蟲。

「上真救命……」一個臉的下半截長着白毛的昂了頭，一面嘔吐，一面斷斷續續的說，「救命……臣等……是學仙的。誰料壞劫到來，天地分崩了……現在幸而……遇到上真……請救蟻命……並賜仙……仙藥……」他於是將頭一起一落的做出異樣的舉動。

伊都茫然，只得又說，「什麼？」

他們中的許多也都開口了，一樣的是一面嘔吐，一面「上真上真」的只是嚷，接着又都做出異樣的舉動。伊被他們鬧得心煩，頗後悔這一拉，竟至於惹了莫名其妙的禍。伊無法可想的向四處看，便看見有一隊巨鼈正在海面上游玩，伊不由的喜出望外了，立刻將那些山都攔在他們的脊梁上，囑咐道，「給我駝到平穩點的地方去罷！」巨鼈們似乎點一點頭，成羣結隊的駝遠了。可是先前拉得過於猛，以致從山

上摔下一個臉有白毛的來，此時趕不上，又不曾擤水，便伏在海邊自己打嘴巴。這倒使女媧覺得可憐了，然而也不管，因為伊實在也沒有工夫來管這些事。

伊嘆一口氣，心地較為輕鬆了，再轉過眼光來看自己的身邊，流水已經退得不少，處處也露出廣闊的土石，石縫裏又嵌着許多東西，有的是直挺挺的了，有的却還在動。伊瞥見有一個正在白着眼睛默看伊；那是遍身多用鐵片包起來的，臉上的神情似乎很失望而且害怕。

「那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伊順便的問。

「嗚呼，天降喪。」那一個便淒涼可憐的說，「顯頊不道，抗我后，我后躬行天討，戰于郊，天不祐德，我師反走……」

「什麼？」伊向來沒有聽過這類話，非常詫異了。

「我師反走，我后爰以厥首觸不周之山，折天柱，絕地維，我后亦殂落。嗚呼，是實惟……。」

『夠了夠了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』伊轉過臉去了，却又看見一個高興而且驕傲的臉，也多用鐵片包了全身的。

『那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』伊到此時纔知道這些小東西竟會變這麼花樣不同的臉，所以也想問出別樣的懂的話來。

『人心不古，康回實有豕心，覲天位，我后躬行天討，戰于郊，天實祐德，我師攻戰無敵，殛康回於不周之山。』

『什麼？』伊大約仍然沒有懂。

『人心不古……』

『夠了夠了，又是這一套！』伊氣得從兩頰立刻紅到耳根，火速背轉頭，另外去尋覓，好容易纔看見一個不包鐵片的東西，身子精光，帶着傷痕還在流血，只是腰間却也圍着一塊破布片。他正從另一個直挺挺的東西的腰間解下那破布來，慌忙繫上自己的腰，但神色倒也很平淡。

伊料想他和包鐵片的那些是別一種，應該可以探出一些頭緒了，便問道：

「那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

「那是怎麼一回事呵。」他略一擡頭，說。

「那剛纔鬧出來的是……」

「那剛纔鬧出來的麼？」

「是打仗罷？」伊沒有法，只好自己來猜測了。

「打仗罷？」然而他也問。

女媧倒抽了一口冷氣，同時也仰了臉去看天。天上一條大裂紋，非常深，也非常闊。伊站起來，用指甲去一彈，一點不清脆，竟和破碗的聲音相差無幾了。伊皺着眉心，向四面察看一番，又想了一會，便擰去頭髮裏的水，分開了搭在左右肩膀上，打起精神來向各處拔蘆柴：伊已經打定了「修補起來再說」的主意了。

伊從此日日夜夜堆蘆柴，柴堆高多少，伊也就瘦多少，因為情形不比先前——